PDG Knife 受訪時，侃侃而談。

足跡

從杏林一刀到十一居士

——專訪 3502 地區前總監 Knife

文／陳騰芳 Reporter（本刊編輯委員，3501 地區 新竹東北區社）
攝影／江秀春 Color（本刊編輯委員，3502 地區 桃園經國社）

「老伴一個、老友一夥、禿筆一支、色板一面、胡琴一把、球桿一袋、老酒一壺、圍棋一盤、方城一桌、雜書一堆」這是 PDG Knife 銀髮歲月的期待。

2018 年底，PDG Knife 舉辦「七下八上」八十感恩餐會，席開六十桌，每一位與會貴賓獲贈修訂版的《足跡》一書，這本記錄了 PDG 七十多年精彩人生的《足跡 2.0》是佳餚美酒外豐富的精神食糧。

《足跡》內容多元，行文流暢，讀他的人生故事多有啟發之處，更有一股「親自登門專訪」的衝動，一則滿足個人好奇心，亦可以藉此分享給廣大的扶輪先進。

以下是專訪內容：

本刊問：感恩餐會名為「七下八上」很有創意，究竟意義是什麼？

PDG Knife 答：顧名思義，七十歲的已經過去了，接下來要迎接八十歲的人生，「七」下去「八」上來，如此而已。

問：《足跡》的副題「從杏林一刀到十一居士」，杏林一刀容易了解，「十一」所指為何？

答：這是進入晚年的期待，希望在進入隨心所欲的古稀之年，能夠以「**老伴一個、老友一夥、禿筆一支、色板一面、胡琴一把、球桿一袋、老酒一壺、圍棋一盤、方城一桌、雜書一堆**」朝迎旭日，夕送晚霞，銀髮生涯如果能得此「十一」，何其快哉！

問：PDG 的人生精彩而豐富，你個人如何看待過往的歲月。

答：總結來說，這一路走來，感恩許許多多貴人相助。

一個窮苦公務人員家庭子女，能夠從小學一直到台大醫科、執業，乃至於在事業一度出現危機又能轉危為安，這些過程中得到太多人的幫助，這些人都是我的貴人，甚至我的家人在許多時候都扮演了貴人的角色。

PDG Knife 小時候的全家福，後排中間站著的即是。

書法是 PDG Knife 的生活寄託，他也喜歡以書法作品送人。

我小學時，遇到許多好老師，真正關心學生照顧學生，例如五年級下學期三天兩夜北部旅行，我自己身上又沒有錢又不敢跟父母要，身為班長卻遲遲交不出錢，級任莊阿登老師知道我的苦衷，二話不說就從口袋掏錢幫我交了旅費，讓我可以高高興興地跟著同學參加旅行。

高中畢業保送台大醫科，原來還擔心七年學費和生活費用不知如何張羅，建中校長賀翊新主動向沙鹿光田醫院要了一份連續七年的獎學金，支持我無後顧之憂地向學。

以上是我求學路上遇到的貴人，至於踏入社會以後，也都有無數的貴人相助。

創業初期資金籌措以及在經國院區面臨資金壓力時，朋友同事都伸出援手，內人彩碧分憂分勞甚至兒子弘仁提出解決經濟壓力的辦法，讓敏盛得以轉危為安，他們都是我的貴人。

問：敏盛的危機因何發生？後來是如何解決了？

答：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實施健保。

敏盛從創辦開始，業務一直十分穩定，然而在健保實施之後，病患開始往大醫院跑，小診所的衝擊比較輕微，像敏盛這樣的中型醫院受到的影響非常大。

那時我想只有朝大型醫院更張，否則不足以讓敏盛支持下去。於是有了興建敏盛經國院區的構想，同時著手進行。

不料在計畫進行中，銀行的貸款發生變化，原先承諾的額度驟降，這樣的變化讓敏盛的資金出現缺口，醫院大樓雖然如期完工開幕，但是龐大的資金壓力持續有三、四年之久。

最後從美國回來的兒子弘仁（編按：PDG 台大醫科學弟）提出「售後租回」的方式解決燃眉之急，就是把醫院大樓賣掉再租回來，繼續經營醫院。

當時這個辦法被我訓為「大逆不道」，因為傳統觀念認為，只有在走投無路時才會想到變賣不動產。但是弘仁不死心，他說醫院的價值不在大樓，而在於營運績效，「售後租回」絕不是把基業連根拔起，而只是修剪枝葉，減輕根部負擔，假以時日只要根部健全，枝葉很快可以再生，枝繁葉茂的榮景仍然可期。

我仔細思考覺得他建議不無道理，就按照他的計畫處理，資金壓力頓時解除，院務持續推動。同時還把觸角伸向其他相關領域。

訂婚照。

結婚照。

PDG Knife 伉儷鶼鰈情深。

問：近幾年敏盛有那些擴大醫療體系的計畫？

答：弘仁留美學成返國接棒以後，決心要完成十年百大的弘遠目標，先成立盛弘醫藥公司，將醫療資源橫向整合，並以「售後租回」的手段活化體系資產，接著併購連鎖藥局七十餘家，從 1998 到 2018 廿年間完成了他的第一階段百大的目標。

近期他又出任美國 KKR 公司子公司——仁康公司執行長，以龐大的資本收購大陸二、三級城市的大型綜合醫院，提升經營績效，滿足大陸地區健康照護需求，也為敏盛體系近三千位同仁開拓未來發展的空間和升遷管道。

一直以來，我很欣賞一句勵志的文字：Think Big Act Big and Be Big，從態度上、思維上、行動上朝大的方向前進，終有機會成就偉大的事功。

問：您加入扶輪社已經進入 45 個年頭了，應該有很多經驗跟回憶可以跟社友分享。

答：我的岳父是台北西區扶輪社的資深社友，1966 年與內人相親之後不久，那時的準岳父邀請我參加該社慶祝父親節活動。晚會在台北國軍英雄館舉行，進入會場看到滿座賓客，個個容光煥發談笑方殷，我對此留下深刻印象。

1975 年返鄉創業的第三個月，好友的哥哥邀請我加入桃園扶輪社，因為上次聚會美好的印象，所以我沒有太多的考慮就加入了。

因為前任社長在任期中不幸辭世，我於是在 1987 年 12 月提早接任社長，等於我總共擔任一年半的社長，當時的總監是前 RI 社長 Gary，他是個熱心又活躍的扶輪領導人，受到他的感召，我也花了不少精神在扶輪事務上，也因此，對扶輪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。

我自認為在每個工作崗位上我都盡心盡力做好每一階段的任務，在扶輪社也是如此，例如我在社長任內，一舉把桃園扶輪社的社員人數增加到五十位，成為地區線五十俱樂部的成員之一。在訪問日本東京姊妹社的時候，以自己在大學自修的簡單日語，即席向日本友人發表演說，讓日本人對我這個成長於戰後的台灣人竟然能以日語演說十分佩服。這個大膽的嘗試促成了 2006 年我首度代表 RI 社長出席日本 2750 地區年會時，日方也大膽希望我能全程以日語發音，減少翻譯的麻煩，讓大會順利進行。我也再次「大膽演出」，為此我還特地請了一位日本在台留學生當家教，以四個月的時間提升我的日語能力，經過妥善的準備，果然效果極佳，載譽而歸。

話題回到 1996-97 年度總監，當年的地區

早期的敏盛醫院。

PDG Knife 擔任桃園扶輪社秘書時，模樣清純。

擔任 1996-97 年度 3490 地區總監暨各社社長就職典禮首敲。

年會我又大膽選擇桃園巨蛋舉行，這是 3490 地區首次在這麼大的體育館舉行年會，籌備人員把容納一萬餘人的場地切割成兩面舞台，一邊是開會的主場地，舞台後方是同樣大小的宴會和表演用的副場地。不論是場地的設計和節目、演講 (宋楚瑜、林清玄) 內容都讓社友感到滿意。

在 2005-06 年度台灣前總監協會會長任內，為了推動「台灣扶輪發展五年計畫」，在某地區前總監們的公開指責我侵犯總監權力的壓力下，我依然沒有退縮，除了在扶輪月刊以文章說明我的見解外，並且以行動繼續進行我認為該做的事。幸得 3500 地區前總監的支持，連續五年這個地區都以百分之廿的速度成長。

2015 年接任台灣扶輪總會理事長，在全國七個地區總監支持下，我利用扶輪基金改善全省各地的一百個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，嘉惠眾多的部落老人。

在每個角色的扮演和任務執行中，我感覺自己受益良多，四十五年的扶輪歲月，是生命中非常珍貴的經驗。

問：扶輪社通常避免談政治，您卻出任國民黨桃園市黨部主委，政治性這麼強是否會跟扶輪精神有所違背？

答：這是個好問題，相信很多的扶輪人也有相同的疑慮。

市黨部主委是我人生一段意料之外的旅程，國民黨吃香喝辣的時候沒我的份，現在跌到谷底要我跳火坑，豈有此理？不過因為出面邀請的是我醫界前輩詹啟賢先生，以他的為入，我不得不慎重考慮這個職務，我答應跟家人商量之後再答覆。

沒想到內人一口給我正面的答案，她認為我是個閒不下來的人，在卸下台灣扶

PDG Knife（右一）擔任台灣扶輪總會會長，在原住民部落整建多所照護站。

整建後的原住民部落照護站之一。

輪總會理事長之後，這個工作正好可以無縫接軌。兒子弘仁認為我擅長活化組織，一定可以把奄奄一息的國民黨救起來。

最親密的家人都贊成了，雖然身邊不少關心我的朋友都認為已經七老八十了，何必自討苦吃甚至落個晚節不保呢？不過經過幾天推敲，我還是毅然決然地接下這個工作。

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，也是關心眾人之事，政治的最終目的跟扶輪精神相同，都是促進社會和諧。扶輪社是講究包容，我秉持扶輪的原則，不在扶輪圈裡談政治，我以「與人為善」的態度，希望這塊土地更好，所以儘管桃園市不是國民黨執政，對手做得好，我仍然不吝給予掌聲。當然他有缺失，我必須勇於批評。

我的法定任期到今年十月底，那時距離大選只剩幾個月，此時此刻我該做的是「訪賢」，尋找優秀的人才接手我的工作，黨務工作是偶然，結束是必然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找到最理想的人才為地方服務。我也可以真正的退隱江湖了。

敏盛大樓 23 樓走廊有一面帽子牆，掛著多年來 PDG Knife 參加各種活動的帽子，這是一個有故事、有溫度的歷史角落。

原住民致贈書包，以感謝台灣扶輪總會的對原住民地區的關心。

小檔案

PDG Knife

1940	出生於新竹市樹林頭
1945	舉家遷居桃園市中正路武陵巷
1953	台北建中初中部
1956	建中高中部
1959	台大醫科
1966	與陳彩碧女士舉行婚禮
1971	台大主治醫師
1975	7 月桃園楊敏盛外科開放醫院開幕
1975	9 月加入桃園扶輪社
1987	桃園扶輪社社長
1989	當選立法委員
1996	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總監
2005	國際扶輪前總監協會會長
2015	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長
2016	國民黨桃園市黨部主委。 回憶錄「足跡」初版。
2018	舉行「七下八上」感恩餐會。 回憶錄「足跡」再版。

《採訪後記》

陳騰芳 Reporter

PDG Knife 與訪員和攝影合影。

生命是一條長河，從山林源頭一路奔流到海。

出生時似一泓淺淺的清泉，慢慢地匯聚成河，一如青年期的學習成長。然後輾轉跌宕地流過山谷，在岩石間翻滾轉折激流衝撞，這不正是中壯年時期職場上的拚鬥？歲月終於來到五十而知天命的舒緩平原期，此時爭鬥已經漸歇，夾岸百花繽紛群芳競艷，以迄於寧靜寬闊的出海口，在過了古稀即將邁入八十高壽的年歲，面對浩蕩的大海，細細品味這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…。

這是我第二度訪問 PDG Knife，第一次訪問是因為介紹地區介紹總監家庭而蒐集資料(1997)，前後相差二十二年，歲月催人老啊！然而 PDG 的談吐依舊字字珠璣，不同的是，這次訪談蘊藏了更多的人生哲理和體悟，這是時間累積沉澱的禮物，如一罈精釀的好酒，開封聞酒香，未飲已酩酊。

在 PDG 的人生過程裡，有清純的學識成長期，有豐美興盛的開業期，也有煎熬難解的經濟壓力期，如今千帆過盡，岩石險灘不再，生活平和靜謐水波不興。即使是最混濁的政治工作，他仍然風浪不驚不慍不火。

在「七下八上感恩餐會」上，PDG 即席朗誦一首八十自勉詩：

七下八上迎新生，十年黃昏日又昇；
常想一二知足樂，夫妻牽手過百冬。

這般生活樣貌，是許多人羨慕的目標，是扶輪人一生的追求，尤令花甲筆者無限嚮往焉，是為記。